

体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败选的一方不承认失败，坚持认为胜选的一方“作弊”。这是“民选体制”开始趋于崩溃的前兆。

除了上述两大先决条件外，“民选体制”能够“稳定”“顺利”运行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幕后的统治者——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处于同一条阵线上。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各国产业资本依然在共同向世界其他地区实施“经济殖民”、携手获利，因而双方能够和平共处。然而，双方在全球化进程中携手获利的时代已经结束。跨国金融资本寻求的是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而牟取利益最大化。二战后，金融资本通过跨国投资、交叉持股甚至家庭联姻等多种方式，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金融利益集团。他们多面投资，并通过对全球其他产业资本的控股而一直并继续在全球化中受益。然而，西方产业资本近年来却由于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之迅猛崛起而在竞争中开始处于下风。其直接后果便是企业倒闭、失业上升、经济增长停滞……因此，西方产业资本开始转向反对全球化，试图用“逆全球化”“重新工业化”等方式来阻止中国等国家冲击西方产业资本的利益。于是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便产生了尖锐对立；这一对立即导致“民选体制”运行本身出现问题；美欧“民选体制”国家都出现了极右翼膨胀的现象——如同百年前一样……

我们都知道，产业资本是具有国界性的，而金融资本则具有鲜明的跨国特性。过去，具有国界的产业资本之间发生冲突时，便是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而今天民族产业



上图：2022年1月29日，得克萨斯州康罗，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当地举办集会。

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发生冲突，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则是一个新的课题。

但我们至少已经观察到，两大资本之间的冲突将会是极其剧烈的。美国作为一个“民选体制”国家的“样板”，居然也发生败选的一方冲进国会山进行抗议的行动。支持特朗普的7500万选民甚至不接受败选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到2024年下一轮美国大选时（它会以一种远远超过我们心理速度的转瞬间来到我们面前），如果特朗普再次（怀疑对手作弊而）败选，这批庞大的（持枪的）红脖—蓝领群体接受选举结果吗？不接受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美国“民选体制”还能若无其事地维持下去吗？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预测：如果拜登执政四年后美国经济未能全面恢复增长、如果2024年特朗普卷土重来、特别是他如果再度败选的话，美国“民选体制”必然导致剧烈内斗，甚至爆发内战。

而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欧洲“民选体制”国家都会亦步亦趋……

过去，“民选体制”国家可以两派轮流执政，因为双方的幕后老板都是同一批力量——手挽着手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然而今天产业资本开始质疑跨国金融资本在美国上台执政的合法性。事实上，特朗普的当选几乎就可以说是美国产业资本对跨国金融资本的一次逆全球化“政变”。正是这一原因，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很多全球化国际组织和机构，并执行了一条“美国利益优先”的逆全球化战略……特朗普曾在非常著名的挑战“影子政府”的演讲中，将他的对手描述成：“由大财团和媒体公司资助的华盛顿当权派”，将他的选举称为“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将决定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是我们只有民主的假象、实际却被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控制”……

这个“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